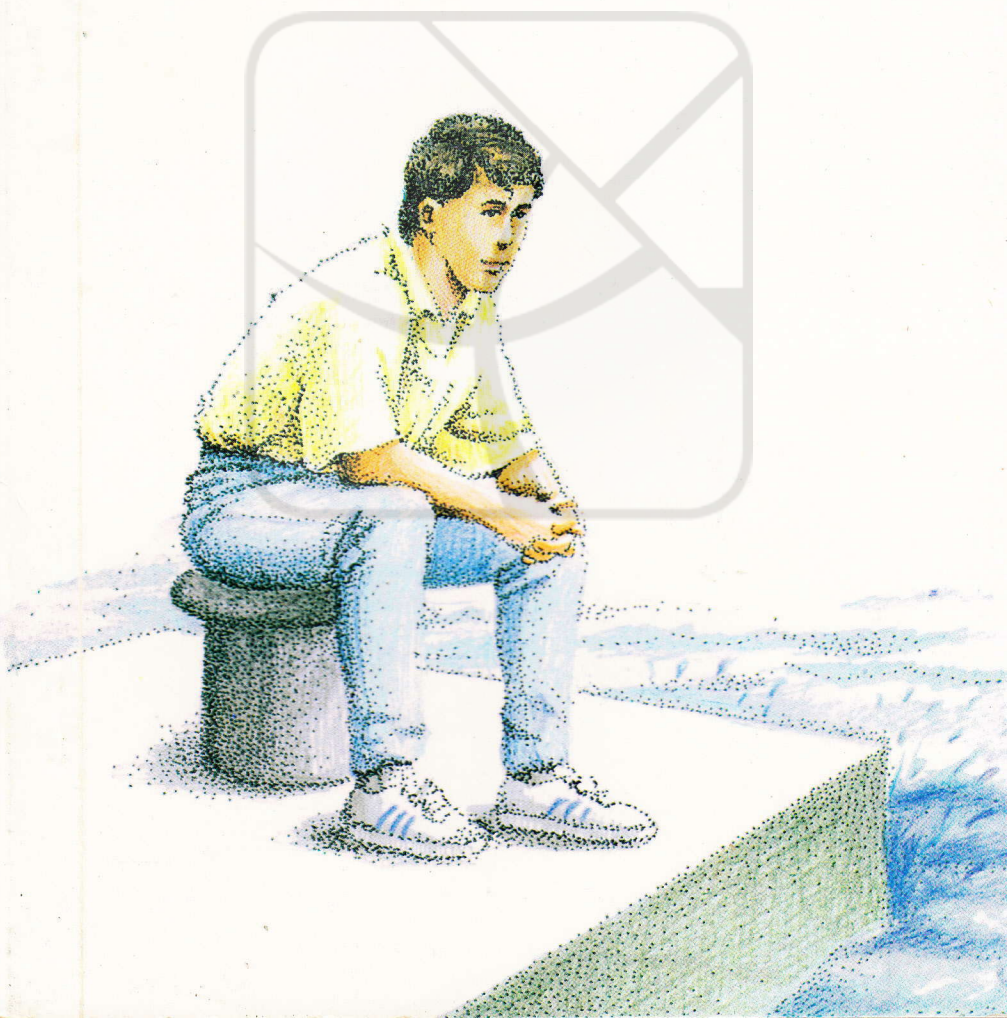


羽島獨行

林下風著



林下風著作

1 捉風尾的冷冰（詩集）

2 玩星（詩集）

3 鎖在霧莊的憂鬱（詩集）

4 羽島獨行（詩集）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筆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美里笔会丛书之四

羽岛独行

林下风



羽島獨行(詩集)

定價: RM 7.00

印刷商: 美里天成印務公司

No. 10-c, Ground Floor Mukum Hua Building.

Jalan Rice Mill, 98000 Miri, Sarawak.

Tel: 085-426143 Fax: 085-426144.

書類: 詩集

著者: 林下風

初版: 一九九四年七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献给：之一、青青

悼献：（ 菜 ）（ 之二 ）



目录

乘箭归的心锁	1-2
历雨	3-4
尾牙后	5
飞雾岭的雨季	6
遥远部落	7
密密的雾是一方读梦之帘	8
坐	9
元月，人心湖无法逃逸湛蓝的海	10
活着原来是如此	11
夜闹市中	12
花红	13
云客	14
雨冲不去岗上的脚印	15
暗许个愿在渡头	16
如断线风筝的梦	17
踏碎长廊间月影	18
在酒廊前踌躇	19
且将自身去寻觅	20
走过一节时令的阴霾	21
第一次会面击破了心湖的平静	22
雨珠敲响寂寞	23
情圆寂在孤岛的爱巢	24
斧芒惊世界	25
城毁	26-27

有人小脑会到南极去旅行	28
镭射随身带唱器	29
秋燕在平地低徊	30
致美里长桥	31-32
迟开的红毛丹花	33
鬼月	34
我减肥了些少	35
日落	36-37
美丽的谎言	38
不能有一片好意	39
悠闲的海狮	40
一片好意	41
世风日下	42
情狼	43-44
念您公输般	45
人造小树枝	46
车内车外	47
雷	48
无路去寻探	49
醒后的梦痕	50
许是如此活着	51-52
给寂寞	53-54
浪潮曾在甜蜜中失望	55
写给天下不爱孩子的母亲	56-57
啜水以河，饮露以餐	58-59
请您赎我孤独于您河之左岸	60-61
许是绿海投寄	62
笑语沉寂	63-64

桥终于沉睡	65
千河之乡	66
文化污染	67
答腊树记挂我俩（歌谣）年轻客工情诗	68
我在美里长桥呼啸	69-70
空间没有死亡	71
狮舞	72
大坡 OG 这条街道	73-74
芋头	75
响尾蛇	76
辞虹	77-78
鹅	79
辞月	80-81
风和尘也都落寂了些	82
若月是歌手	83
一曲古老的树风的超哲	84
街	85
暗自是明	86
没有心跳	87
守门人	88
[>] 型	89-90
低首缄默	91-92
温馨夭逝	93
台北的冷风	94
袅眼的冷	95
小红花的泣	96
危屋与我	97-98
胡姬花	99

阴影	100
渡头未梦断	101
冷姿	102
油城电星大厦	103-104
哪萨颂	105-106
犀鸟的终程	107
群鬼之愿望	108-109
恋一夜曲之懊悔	110
雨夜独语	111
答腊	112
二路之间	113-114
巨风 吹倒树的声音	115
红毛丹的丹	116
给灯光	117-118
侠隐村·双溪岭	119-120
致落在海上的夜雨	121-122
我非树上的秋叶	123
醒了的1/2 X 1000 年的老树	124-125
六月雨我的初恋	126-127
天涯有个倦容 二 给YM	128-129
重游长桥	130-131
在镜面栽植仙人掌	132

自序

这本书一共收集了102首诗。不管它们好与不好，儿子总归是自己亲自养大的，那种拥有感，是我去国十年在荒林边留下的独语。它们永恒植根于我心坎中。

在某一种情况下，我必须写得含蓄，但我无故意撩拨情绪而使人产生错觉。离开家园，远别亲人，生活在异乡，心里总是有些微微的失落感，故有些诗体属于宣泄化，但是我认为这是我内心世界的美和感。惟我少念中文，用字、手法和技巧均未达至上乘，故往往欲要表达的某一种意念和形式，离开美和感的距离，实属遗憾。

往往，每至夜间，我闷得发愁，人又囚于室内，我无法打发时间，苦闷的尖刺直指我心房。在这种情形下，我另做一种行动来运活我的手，而脑和心也连贯一致，故它们就诞生了。更何况我一对儿女由远方从不间断地鼓励我，十分之六的来信怂恿我应该写些东西来消磨我无聊的时光。于是我心里的热波终于越过零度，呼唤自己走向无花果湾，直至自己的结晶在星下成为墙边小草。

我敢谦虚地说，我是不会写诗的，其实，我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中文的现代诗到底应该怎么写；我也不认同被人冠名于我顺听的一个名字。我只认为我这些诗似我在这儿的清孤日子而在偶然间生小病时食欲不振，更换口胃进食稀饭小菜，调济不平衡的生活，过后咀嚼一番，自有无穷回味。我愿我永远是个忠实的读者，欣赏别人的作品，但我不愿使自己又是自己的一个读者读自己的作品。

最后，我非常感谢美里笔会资助我出版此书，该会正副主席谢名平，田英成和其理事们的诚挚推荐，还有天成印务公司东主刘贤超从中协助印刷和魏晓峰为我作封面设计。

一九九四、六、三 林下风 汶莱

乘箭归的心锁

值此岁终的黄昏
你来敲门
呵了一口气
道出百分百的原始愁绪
以后将永远不会在这里
和二廊间灯火共存
明日扬驾盘
回乡去！
我久久无语
不愿抬头看另一盏灯
曾共有苦役的心
都了解对窗放雀林的雨泪
也曾共踩死矫情
卧僵在板廊里寒过
十载又都曾共与野熊斗吟
咫尺双对
即成空无
林花又谢了
无须记缺口的酒杯
以颜遂开
长饮家乡的水
把你肉身献给潇洒
以后永恒无阴影

自这山阿向你恭候
逆顺归后
家乡会为你铺烟花

九四.二.四 双溪岭



历雨

不穿记忆的行装
辞虹后 弯过墙垣
自流水滑过饮雀的河湾
无月落在肩膀
说什么行路三千里
只是用汗水和冰凉灌溉自己
雨水木森森的凄冷
你来接我
酒已热好了
在砂州的一个夜晚
无星的一个夜晚
门扉开着
没有栅栏
种欢愉的最初
没有陌生 我就坐着
翻本旧书 六十年代的
你就问 到了雨季
做些什么
又到达另一林园
看到一排排的油棕树就不会
结束最后一次流浪
自咀嚼生命而奔向未知之门

飞高、乘车、渡河
过桥 柔柔暖暖的午后
直到雾起
任寒气爬满胸臆
饮十壶酒的雨
在砂州无星月的一个夜晚

九四.二.二 双溪岭

尾牙后

八公山渐近
由北地移至
草木以戎装竖立之影
在这岁末之帘之闭
一阵风吹起
甚难刷新一些笑语
也难捡回一些回忆
一些欢畅梦托在北极
以猎人之姿采取戒备
挑选谷底封匿双眉
行动如虹辞山头
对谈后拨营在南投
行装也许会摇起铃响
时钟竞走得很彷徨
自尾牙后

九四.一.卅一 双溪岭

飞雾岭的雨季

远山恰似妖魂
近岗宛如蜈蚣
梦里伦敦的雾移近
值此黄昏 判无方向
乍见长影围黄岗的树墙
雾已麻白衣 又雨
刻画孤单的浔阳江头式
不可辨认长路之右
人犹如从威尼斯归来
咫尺人面
十载不相识
阴影自岭底升起
人若野狸栖在达腊树梢
何等双眼似雾般
宣告身在飞雾岭的雨季

九四.一.卅一 双溪岭

遥远部落

搂抱整个失意的黄昏
人于难忘的啜泣荒亭
亭北曾说有妖魂
 她云鬓非整
 也不留香迹
白鸟竟然说：邀她来
在约星谷上的一个夜晚
次日 人坐于潮湿的亭位
瞄一只黑猫在拭泪
隐隐预来一个霹雳的消息
就想起裂纹的酒杯
酒杯大概已被荒草埋没
值此黄昏如持陶瓶的女郎
总会记起他衣领哆嗦
在热带鸽集的一个广场
那遥远的一部落

九四·一·二十七 双溪岭

密密的雾是一方读梦之帘

于是 不再纷烦
容我返
自放逐彩蝶飞舞的南岭
变易即拥有美的一把伞
贻我以四十季盛景
挥去鳄江忘情
 万嗔俱灰
 念根共碎
自黑夜之处之凄美
自风雨之泻之交雷
唤我名以诗之美境缚我
置我身如云间一星朵
我不餐雾以养活
但雾之热情融入我心锁
雾悠悠散开
在前在后
在左在右
悠阔如海
读一个梦在雾之帘外

九四·一·廿四 双溪岭

坐

千多天
大家一桌坐
米粉汤、炒面
冷热饮料
放满了一桌
一齐笑
于是荷包缩小

千多天后的今天
桌子很冷
朋友坐在对面
和新朋友结盟
因荷包很珍

荷包很珍
桌子越来越冷
越冷

九四.一.廿三

元月，

人心湖无法逃逸湛蓝的海

以澎湃来
似德萨斯州一群牛在狂奔
人迷惘惊愕中
一流浪的轮船在远海选择衾枕
太阳一团红
红在回眸中交差了代卹
明日再将继之以璀璨的黎明
照亮了南山的出口
松树喧哗 心惊光华失金
苦役的白鸥
势必在左或右地感到忙碌者的懦和劲
海的室外 不尽头
蜚蜚舞进恒久陷沙的足印
元月 人心湖无法逃逸湛蓝的海

一九九四·一·二十三 双溪岭

活着原来如此

然后
心头剧痛
这是运程最倒霉的时候
脚指公却踢中
不会伤人的一块小石头
正如自己不想去妨碍人
偏人间多情
星星之火 挑衅
喜 怒 哀 惧
爱 恶 欲
故满载朔风的蓝天
在黄河且涟兮的水面
成熟渐渐地形成
将赤裸裸的容貌迎向镜里
悠然起舞于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九四.一.十八 双溪岭

夜闹市中

双足宿冷冷的地砖后
然后
将自己带往
这世纪末人新种的泥钢宠物下溜达
幢幢的它们奇高 却如丘塔般默然
但举向微明的第二号太阳
夜絮语一个完美的童话
人与路默契
记实自己非是云客
灯光斜落在肩上
人籁声若寂若哗
人海中 雨后的记忆
心剧痛 想及人如何如玫瑰花凋萎
声音已远 不再回首
而被爱者又怎知
夜闹市中另有一人在播种回味

九四.一.十五

花红

又是一季的朗艳
一件事挂在唇沿
心激起涟漪圈圈
今年二月份的曙光
不该是去年的酸糖
迎你 红红的外衣
接你 以拱手之姿
白领族卖掉了青春
蓝领郎的汗水和尘交融
嘱你千万要来
报以他们生就尚工
添多大张的缤纷颜彩
惊喜就圆在唇边
红红就圆在眼帘

九四·一·十四 双溪岭

云 客

此般行走
无人共携手
左右
燃一幅浓浓的哀愁
人在整个霏雨的黄昏
伴风步向山神之门
庙里或许撒下无可数计的梦
群山凄迷
人也凄迷
把握一夕如此空虚
云客是孤儿 没有家园
就姑且歌一曲怨
怨在旅程无法抓住幸福之圆
或许人间最有情
但情已在他帐目里赊罄
唯有认己是
最识时务的一歌星

九四.一.十一 双溪岭

雨冲不去岗上脚印

淡淡的 微明的
晨光是一方山雨终止后的始
以慈善家之单一而忘我
轻轻地吟唱一首冬阳曲
冬阳斜来 众生就不再
荷冷神之箭之创
美好的日子
画你入岗里如一小鸟
一千只蟋蟀邀你舞一曲探戈
下雨的日子 一伞共置
且诗赞逆旅 在狂风中清醒
检拾一些古人遗于草尖笑语
永恒记忆 来世再回归人间
人间虽最烦嚣
足印却恒在岗上投笑
招示去日的黄昏未经苍老

一九九三. 十二. 卅一 双溪岭

暗许个愿在渡头

南岛的雨悠然起舞
人洒在其中
却不在乎
画已如一株茕独的榕
在岸边 默记最初
坚守自己意念最能
且如一山的年轻悠舒
不投降于变易不居的形
忧悒甚远 退坐以削苦
瞧潇洒的枝叶在低吟
看过客把握一夕的顺路
时间的重量非是祸首
不化为沙 不化为元素
暗许个愿在渡头

一九九三. 十二. 卅一 巴南渡头

如断线风筝的梦

风是慰问者 小坐于
柔柔的午后
拨挑
阔达而明媚的空间
雕刻出一园绚烂的果实
果实由黑眼迸出
朵朵霞县的睡莲
睡莲沐于今夕
今夕的眸子有茂密的绿野
绿野在阿兰娜的国度
阿兰娜以银铃的铿锵呼唤
带不走月在多情石的侧面
若有多季的雨霁时
而足印暗灰在庭院
或只有冷被眨眼在床头
正是子夜衰老的时候

一九九三.十二.二十

踏碎长廊间月影

喇叭花饕人以四季多彩
述人以十载童话
自放逐室外
端坐板沿 面对南窗磨坊
享受射灯撒下汤温暖暖
溶入沉默的丑时
促人浮雕羽姿
飞蛾舞动芭蕾
寒蝉聆听落叶降堕
过客的雨 化尘压入黑水林
犹忆童话里
深夜穿林骑白马驮女的父亲
大地酩酊
瞬息间超越梦华的盆锦
迷雾以呼啸来
饮一盏夜
踏碎长廊间月影

一九九三. 十二. 十二 双溪岭

在酒廊前踌躇

且
让自己挽点葱茏的忧愁
移入昼夜的纷烦交替
且付且走
如非必要 且让
电话诱惑年轻恋者
怜他寂寞 圆一个梦
伫候冷雨 蹑足来访
使孤独踟躇心灵
守望一个夜在雨中驶过
不酒不歌
将死乡愁于一盘棋中
要已悦乐自风雨交响里
默契于栩栩飞扬的落叶
睡意犹浅 街灯肃穆
独在酒廊前踌躇

九三·十二·四 美里

且将自身去寻觅

非宿伽蓝之舍
手就持无木鱼
无念经声缀满慧心于书室
亦非资深恋者
就往往——门扉深锁
无必要外出去冒褻
闹市中无刺玫瑰的绽蕊
遗忘生命如被锯开的桐尸
再诞——让柯式印刷机
复制悦目的画
颜彩在心中满溢
于是载自载如
生之旅
摘下舞会后的面具
向河口去
置己于季节和岸之间
抚一心和
梦境和步伐投于暝帷
且将自身去寻觅

走过一节时令的阴霾

野花垂落 一场雨后
椰的长发 自梳理而怜己
群峰无须垫褥 睡在白云下
玩味风云瞬息万变
墓径受屈 无喧哗声袅袅
行惯的路 寓于霪雨之凄迷
岗下泥水 酝酿一方惊悸
于是有诸多未形成的惶惑
触及
女娲的神色如此木然
而巧匠也不能 神斧补天
致影响人跨越不过
不尽长夜的哀
走过一节时令的阴霾

一九九三·十一·十四 双溪岭

第一次会面

击破了心湖的平静

选择那树下人潮的牌摊 那海镇
古朴的午后 燃一午的花光倒影
花黄醉人 醉人的时辰
午晴日朗 花荫下的人
人如静潮来 抚一花园的跫音
满载年轻 满溢瓣柔
拣取两张红椅 憩息其中
另迎一碟空心菜 而人心实不空
播种欢愉 眸子同谋
娓娓 教鞭是编织窄门的主题
黄花偶然落下 记载最初
燃一午之芬蜜
烧尽尘世凡俗
真实的午后 蹲踞宁静
随后的始和美将定形而必须来临

一九九三.十.十四 双溪岭

雨珠敲响寂寞

维基基旅馆自梦的光华隐退
故盘里的螃蟹无芒果的金
马鲁帝的古炮如螳螂入定
几年前的往事 看巴南河
承载捷艇 负伤
的浪 河神眸窥
真实的黄昏 古炮岗外采陶醉
试寻旷野暮后的梦境
削减颤音尾后的现实
终回笼将自己置入于无音乐的
三角形厅
夜还似幼叶 恋这一方的微语
小猫耍墙 无视于养尊处卓
夜车的歌喉 为花草预测苦役
十一月雨非谦逊 红豆般滑落
星握一把力 似停云峙立
板梯空响 长廊反抗雨火
雨珠敲响夜坐人寂寞

一九九三·十一·九 双溪岭

情圆寂在孤岛的爱巢

慕你名 北方现代荷马
诗自濛濛欲溶的醉雾中驶出
雁衔来蜜语 矜持遂开花
 背诵你名于反复
 爱你人无以复加
与你相伴 共谋圆之幸福
撇下烦嚣 融一炉悦笑于长夏
依你膀 步过风风雨雨的危途
一季明艳 蹶足旋于天之涯
动荡季节 重诞生于白人荒芜
孤舟的爱 自需迎风的布裙粗纱
贫暮迁至 以冷手撤走饰布窗的画
忽副虹惊舟 但无伤于触角刺腑
含欣于眸 成全副虹来投厦
反赠她今灭绝后裔的人造胶符
以驯恭之姿 一万个柔的代价
念红豆之圆明 奉献于终止处
温馨恒醺 坚毅投入情焰之梦华
当月落 拥吻你的一张斧

斧芒惊世

你是过客 永恒守望
盲瞽的黄昏 且将你
安排于距离冰山不远的浮舟
浮舟若禁室 虽有花光
睡莲 但却仙源难觅
灵智之源乃搁在月楼
喔！ 来自北方的诗郎
以动荡摧毁生命之雾之诗谜
一季稳定 另季有爱苗怒吼
破世惊俗 以原始人斧芒
证实毁南窗之花光不再栽植
蜜蜜微语共亡于浮舟之山眸
小屋灯火不再微明 名望
就在停云摇蓝曲里沉沉睡去

一九九三·十一·六 双溪岭

城毀

星期五后人止步 无恋
之栽植 但你投人于它梦中
欣赏孤岛骤雨的酡颜
佇候浪潮 啜饮岛风
三人世界 雷是灯笼
英儿是副虹 你是遁世的狂龙
木耳是张飞口中的吕奉先
故乡的沙 置于滤水桶
三灵桎梏 苦役于现代封建
以超越求迁 跨流涕之门
白人的孤儿 以岛曲娱幸福之圆
古灵窒息 笔思以朦胧
 俨然酿一程华美之玄
梦境后之现实 雷的情的焰
渐植根于无默契七彩的虹
岛冻后的孤寂 英儿余韵的甜
自你的背影后隐退于岛垆
厌入以始 化尘为终
舞斧以力 毁雷以圆
握绳以美 摧城以全
英儿再诞 翩翩以愿
面向沉寂 饮泣的白发工

木耳羈岛 将以陌生的言语盘旋
岛潮移至 无星期五后人的笑容
清冷微微 鸥衔一首朦胧诗向空

一九九三.十一.五 双溪岭



有人小脑会到南极去旅行

嘴唇一动 面上
皱纹可以让飞机下降
笑容柔柔 如雕像
之佛姿 一千人都会欣赏
不凋不萎 若月亮
集一身完美于艺术馆
恒常以一句口头禅 漂亮
超过于女襟胸前钻石，
以美化空间 自有人相信
天是人间的一块平滑板
这是第一次接触 当了解
风是空气时 一夜之间
玫瑰和茉莉湮没墓顶
坏在看不到的心
平常人的心 不戴花冠
但突出于古代的山亭
若你会使人相信
有人小脑会到南极去旅行

一九九三.十.二十九 双溪岭

镭射随身带唱器

(科技进步，给人带来孤独)

走出办公室 弥漫于
室里的吱吱喳喳
都死在河床的怀里
走出电梯门 这世纪
的人造七彩拼香 男的女的
一阵风过 逝在栏杆的一隅
两耳各塞进一个小通包
腰系它 现代的流行“女伴”
声音、行人、汽车
都飞向另一个星球
两耳传来 只听那个
不想读书 只为赚钱
靠一张面庞 一把声调
播唱的那首
“潇洒走一回”
舞一程的柳
一人在旺市里陶醉

秋燕在平地低徊

高高的檐上 紧握一把羽
双翼展如刀 遗忘千山万哩
直下 投掷于第二故乡的平地
一阵泥土香 咸的海水遂不在此

以迁易求存 半途伴侣断翼
梦断南窗 檐前草凄
拥有的欢笑 去年的旧地
欲歌缺侣
欲语绝壁

她来自北 你住在西
她没有家谱 你没有国籍
俩心会意 结成连理
她说：冬的到来会伤害儿女
到南方去！
同握一把力 呼吸南方的空气

一回眸 失色的园子
风吹过
雨落过

致美里长桥

买舟过河 以林间出月人身分
昂你美名 升向
华灯之所在 亦有海洋音乐
悠扬 又早晨微雨缤纷
是我七访你之悦
你名之始 沐于众乡人
之唇边 安置在巨岛之诗境
无古希腊纷扰之瑕疵
以果敢 不捕捉卑微之身影
以倔强 非是流星孪生兄弟
唯有入之足印证实你之存在
一泓海水映出你不混之姿
自有你歌唱之儿女 不苦在
烈日当空 微雨临莅
昂你 从此向海
颂你 从此向洋
收集一些白沙、一些无乡愁
小树的倒影，于是梦里常
不想小寐 追逐蜉蝣这小歌手
岸后如佛子之姿 驻留
你笑语 向前南中国海澎湃
碧海颜彩 自有鸥前来拥戴

喔！ 你桥之曙光
使我忘情于古代之黑莺
领升我 饮啜你之倔强
拥抱我 喝下你之果敢
让我非是孤儿 不负歌喉之创伤
不预测吉凶 不回头看风雨几番
就让我偃躺于你桥中央
十月 自有众文风粼粼之湖波
愿记取 一曲恋之长火

一九九三.十.十一 美里

迟开的红毛丹花

你知道吗？这里没有
报馆文艺栏的编辑
刊登你的心声让读者捉摸
也无远来的四川过客
赞赏你如牡丹花开放一如在常州
这八月 你是迟来
的一片蝶浪 你同伴
早在四月时就光荣宣告竞走
也许在这八月的七夕
人间多添无嘴的口哨
村落就咀嚼如一株老树的丰收
也有无形的影子 守护
风和尘 在你荫下睡觉
星和月的对话里 说你
并不是一只象 一场雾过后
你也非是老鹅
也并非梦境里的花非花
自上月你同伴所有红发秃光之后
你怦然悸栗
一个午后 伫候
从城市归来的读英文书一对姐弟

九三·八 廿七 双溪岭

鬼月

年轻的七月 且将你们
安置于曾是你们服役过的终点
现在回过头来 梦见自己
再诞 遂静听锣鼓喧腾
歌珠圆在月夜的睡意犹浅
快走过去 肉香坐于小庭院
酒香散发于午夜前的蓬帐
占一点空间 无阻挡的面具
笑一笑 美的絮无人看见
挽自己影子 灯光再不扮演
灭绝师太 影子的自由沐于
七月花圃里 灵眼的猫
慑服于势多力众的无影火种
啜饮那些香烛撒下的
相思激流 就遗忘
灾难的重门已锁
生人还是忠实的使者
七月里长烧香火
供养地下人的落泊

九三·八·二十三 双溪岭

我减肥了些少

远方的草原 如从海底
升起的百艘古舰
盛满了
青绿海藻
海藻如文采 潜移
一种风景给我 也有人
如我去雕刻许多四方形的宝箱
而形成很多一条条的长影
嵌在蔡伦早就准备
好了的白色簿平面
有一个时候 大家都奔向
天空下无盲晴的星光
也都曾走过野雀可办认
蝴蝶如雨而织成的长廊
草原在远方 不在身旁
有些身旁的渡海人 如一个夜
的隐退 不再和我
融成片片叶子，成一堆棋子
我在焚原的单桥
减肥了些少

九三·八·二十三 双溪岭

日落

属于谁？属于谁？
这墓园 当日落
你们不沉默的睡着
长命的活着 不长命的
也活着

在光亮也活着
在黑暗也活着
祈求活着 平安或灾难
祈求活着 墓园青青
日升起时属于我
日垂落时属于你们
别讲行路三千里
别讲河面云和月
买舟向南方去
破旧的残衣 赤脚
踏破林中未成形的街
若有腥风 枪声起的四十年代
若有腥雨 红星子卷驰的阴霾
你们跟着我或
我跟着你们
同去访潮退后的回忆
不提半生豪气

不提半生潦倒
以缄默换回海浪
以冰凉换回琵琶
不提岁月不停地移转
不提活着的青山依旧
以烤火换回心
以牡丹换回淡红
不提共鸣的赞美酒量
不提肌肤在檀香里祈祷
以井水换回血液
以干涸换回季雨
生和亡都会拥抱
日垂落了 领我去
潮水已退去了我双眼
的秋季
你们的欢娱
同我共度异乡七夕

一九九三 鬼月 双溪岭

美丽的谎言

以掌心翻转过来 变成
掌背讲话 每寸肉
无时间的苦藤
面颊不像女孩子
红如战火
心里有水面的波纹
人扮成沉默的拿破仑
无轨的回程双眸
脑装街边一筐筐的算具
月亮会在午后
掉落在他手里

九三.八.二十 双溪岭

不能有一片好意

以水做 故举动
不一样 但无故意
去撩逗 只是像平常
无许多效果的惊动的初识
自然来自原始
很想着去沙漠的花园
也有笑声向南方去
亦有温暖在假期
小脑虽未想荒谬的旅行
匿居夭亡于雨季
也有了寒暄
骤来了暴雨凌厉
天水相隔
各定了自己的方向
熄去了赞美的同跑
然后 如罐头
各站在一张圆桌上
圆桌是鲁宾逊的岛

九三.八.十九 双溪岭

悠闲的海狮

几撇须邂逅了星湖
买下了大海的爱人
——海藻和珊瑚
偃卧在水气里
看天色 在午后
看明天的方向
海滩已经热闹了
眼开着 凝视
一群海鸥在沙床

九三·八·十五 双溪岭

一片好意

象是小病初愈
露齿而笑
终把陈年的莓酱
虽曾摆在厨房
如今把它丢在垃圾堆里
于是美好的惊
若林中新雨
雨散十里
然后心中不须咬啮着痛
也不必噙着泪
以前总是以为自己
曾被抛弃在印度花园里

一九九三.八.十 双溪岭

世风日下

人是他三人共船的黑猫
面生成兀鹫的相貌
兽皮披三人身上
心由狼犬转让
天失手 生这三人于这世界
良知是变态的血
丧钟在这世界还没受到警告
尽长者之责已经死了
世界故无长者之仁
人的道德已不可再信任
蒙昧时代走向这世纪
羞耻不读在书里

一九九三·八·十 双溪岭

情狼

0 情完

不必去相许 相许是生命
的终程 一把情
是凶器的价值 一个爱
如游戏于冬季风浪的黑海

1 情始

花送情 月亮下
爱她一头长发
爱他长得潇洒

2 情巢

二人世界 没有寒冷
一张被下 无日影和雨痕

3 结晶

如原始人在石洞
五官四肢需要劳动
于是空间里多了小声音
然后又多了一个爱笑的
小灵精

4 情变
岁月走回头
她衣服残旧
第三者占有了华楼

5 不负责任
他走得潇洒
留下了包袱给她
可怜稚子没有了爸爸

6 第二春
走出去 看明天的阳光
再需要一个他来依傍

7 情恨
遇上一头最毒的狼
撕尸十一段如平常

一九九三.八.四 双溪岭

念您公输般

脑子劈开拙愚
手以神的巧
思考禁锢在象牙塔
从古旧的石磨烤炼
开一巨石之捷
锯一木之灵
皆以一番心窍
故鬼斧神工
传留后世 后学之徒
以您之路 敬您为祖
刀不再是神
锉不再是愚木
斧不再是石柱
铲不再是拐杖
一行之先锋
念您共度
阴历六月十三日在异乡
春秋时期不曾拆下
徒孙年年都定这个站卡

一九九三·七·卅一 双溪岭

人造小树

没有女人的青春
墙壁是对弈者
四季里逃逸了蜜蜂
电视赐予悦乐
或有一妹妹在英伦
爱苗被苦坐摧折
绝对的无后代子孙

一九九三.六.二十七 双溪岭

车内车外

车内世界 不熄去
自己 啜饮
日本人文化的冷
配以台湾式
新曲词的叫爱歌奴
的韵律绝 仿佛封闭
于半个世纪
无雨淋在身上

车外世界 热的
浪花打碎了城西
还须要去 世界小
总会看到
流水过后的公路桥
城北涌动的影子
其中不曾熄去自己
也川泳在 一些
穿戴典型式沙漠装

一九九三·六·二十六 双溪岭

雷

偶然邂逅
雨块云终于相爱
强有力的怒吼
惊动了边西的要塞
一舟之光就银河没有
对屋顶的西风很妨碍
因它俩谈情太公开

一九九三·六·二十五 双溪岭

无路去寻探

备足干粮 携带护身器
避邪巾系于腰际
口不断弦 心无挽诗
仿佛直入陌生的南极
不看蝴蝶跌落古潭
燃一堆柴火 还不是
拨营的时候 六月云淡
大树像记忆 屈原无剑
他回程在无人行走的沙滩
两硕大固本树如老者寒暄
也许在争辩
自从芦苇草搬迁之后
甜美的生辰生了白瘢
月光绕不过山头
山头后无路 惟有秃岩
创造古典 但还想念
夭亡的幼树 在南的荒原

一九九三.六.二十四 双溪岭

醒后的梦痕

烙痕似血 沿天窗滑下
曝晒于沙漠撒哈拉
伫候星不来
因星的盲晴在北极 不再
面对北极人负荷的兽帽
你就写吧！学兵士在
地上写字 一场雨过后
无人能看得到的字迹
若是你很仓皇 在梦中
也有霜踏在
你尸体 你会擦泪于河岸
听梦醒后的人说：
风花雪月在 正是你去
赴一城市人的约会
必要惊等于雨季的机场
在近午 但有空虚的静默
也许会想著 手握
劫数的念珠
或许只因为此想拥有
荒了的枯林的一角落

一九九三·六·十九 双溪岭

许是如此活着

或是 你笑了
拥有一种甜蜜的寂寞
尘埃扬起 自这条路
跟村人常走的这条路
雨后的落叶 还仰望
一颗星 横在这条路
车驰过 落叶飞起
如少年的心 疯狂地
莫名其妙地寻觅
或是爱情 或是金钱
眉间浅笑于溪之左岸
而溪之左岸就有
泪浇在人唇上
一洗衣妇遇人无良
死在冷冷的寒夜里
这是借镜 让自己隐退
留为直入陌生的甜蜜
许愿于黑阳江头，
自那次过海从城市归来
又听到多了的 让自己
挽着自己 紧紧地
再蛊惑自己的年纪

再不须去打理许多梦后
的双眉

九三·六·七 双溪岭



给寂寞

我等待着你 款款地
来 来到了我桌左的楼梯
当我进晚餐时的孤寂

你埋进了花香的忧郁
当我用水浇花时
你还未闯出花丛的饮泣

你闯入茂林里
离开了我 也许是
寻找你梦中的伴侣
正当我拾到我眉梢间的一点喜

在我诗篇里
我寻觅你无言的背影的无形体
遥远地 我仰望蓝天的流云凝聚

穿上了白寿衣

你绝对的从未想到过

我曾经渡过了多少个
我与群鬼共欢的七月的季节里

我睡了 多情的你
悄悄地 同我偃依
我醒了 你不愿离去
随在我左右窥视

群鬼欢乐在正气节后的季节
推我醒了 是你！
你不让我抹 泪涕
汨罗江的流水悠悠地

不再沉默时

我床头的蚊帐没有拢闭
我沉坐在这午夜 雷雨
熠熠的闪光向我枪刺
虫兽交给我白纸
你交给我血液的空虚

我不会写了 只想口念
汨罗江一诗人的遗诗

一九九四、五、二十九 重写

浪潮曾在甜蜜中失望

——浪潮来到海边，把自己埋
葬在永恒的黑暗里，思想无法
穿过不会回音的沉睡岩石。

是谁吹起号角？ 白鹤
奔跑 殁于一场水戏
在晴晚的灰天之下
没有灵魂的寄生物 忘记
焚海之星星 忘记一古云南人
的遗风的呼唤 只想拥有
御寒的残壳 不须辩护
七洋外子午潮曾是河口
的绿茶 也无须昂首
看浪潮飞来 浪潮离去
霉湿的桐尸底 是多色的豪华
之家 和拥有滩水作小庭院
浪潮说声再见 离去
而失望之余 一种期待已终止
最好不在邂逅之前！

一九九三.五.十五 鲁木海边

写给天下不爱孩子的母亲

(近读一则新闻，对母亲节的一点反思。)

未做人母亲 不懂得
做人母亲的伟大 做了
人母亲 有了孩子
才想起儿时
母爱的无微不至
请你援手 新旧交替
以你母之爱予施你子女
孩子是你身上的一根毛发
一根之落 心疼珍惜
你是妈妈 孩子的妈妈
请你爱护他和她
不管你如何贫穷 不管你
如何在生活上
挣
扎
母责任重 扶孩子一把
不打不骂
虐待是犯法
他和她非是谷底小野花
也非是小凶煞

抚养孩子长大
思母自觉
母亲节！
孩子心上的一座明塔

一九九三·五·九 母亲节



啜水以河、饮露以餐

(泗里奎的一晚)

缄默地提起河枝 枝若红艳
的罗带 绑带自己的生命
而啮咬无言的过去整个童年
你陌生艇手 年纪轻轻
近河若母 伴水以忤
狂风中 驾驶快艇向山逸去
故有我向你学习无恐惧的旅
少想些 使自己
暂生长在异土的一个梦境
白云悄悄地走过一座山
啊不鞭打 蛙声的律音
凉雾自街岸来 装填着
可思念的似花开的灿烂
就记起苏拉威西的雨露千万
捞一掌水 尝以口
啜水以恩 逛镇的异地人
非在北国的秋 露以餐
胸藏开拓者的篝火和古鏊
以旌艚作花床 微香的黑暗
安置己于河镇的五月 光荣
地宣告恋镇是户外的黄金屋

在泗里奎的一个夜晚

一九九三.五.四 泗里奎



请您赊我孤独于您河之左岸

(又名泗里奎的一夜)

讲我的语言 同属于我一种族语
而非是
我曾在千岛之国画出的一种手语
二艇之间 掩蔽我的孤影
成为永恒 伴着河上星朵
欲歌就能 因为无人了解我
我心中整个雷雨的黄昏
若一舟落叶滑去 不火化于
河之出口 习习晨风
一非衔烟斗之人 娱我一曲
哲思 安置我躯于艇影和水绿
而夜曲曾回音 若那艇手
满脸微语 熟透来来往往
往来来来 自树神常守护
的逆旅中挥手 有威尼斯女郎
有木山麓下少年郎 源在灵智
于某个暮夕 欢娱之歌圆在
河旁之园径 燃一明月之燠暖
若我在一艇之温薰 自停云
之下来 群蝉为我齐奏

若艇之耍水 孤独一身轻
左岸之星期天 无须提起天狗
蚀月之尴尬 自点燃一身火韵
隐游泗里奎 苦一株
淡淡无刺的风柳

一九九三.五.四 泗里奎



许是绿海投寄

蓝蓝的眼睛
自乌云走后
在你怀里 拥有星星
在你眸子 万般忧愁
始终都化为闪智的晴
雨渐来 这歌手
让你饰以古魏的诗境
与风永存 没有
烧炭岗的阴影
深锁在垂钓的白鸥
月走后 留下足印
在圆朗的子夜刻镂
人间烦嚣 对你淡轻
青山倚崖 对你柔柔

一九九三.四.十五 双溪岭海边

笑语沉寂

(深悼甥女郑慧)

抱你在怀中 牙牙
学语 当我离家
不再抱你 你已
念完小学 三月天
你不懂乡愁 当我
踏入旅人拥有奇异
而似怜我孤凄的
现代的五里亭 我安置
我褴褛心情 移身
机内 你在看台
和我子女祝福我
将在远方种植希望的阳光

家乡的阳光 若以育英
之馆 使你选择才华之诞
赶上我子女 沿级上升
完成人生第一段智慧的心库
将迎向来知之门
将开向人海之门铃

你条条长发都绑上明日的希望
眸子没有黑色的联想
不危坐以求 不理
一季的暗淡天 向亲人
以孝、以勤、以驯
集于一身以代表你名

天神爱夺取才华之英年
一夜间 悲剧始在长廊外
第七天 墓草将青青
诸神抑或伴有无辜的来者
但人间却沉陷于囹圄
痛苦自明艳的季令里来

郑薏！
你年华一十八
笑语却止
当我归返
你人不在机场里

一九九三.四.五 双溪岭

桥终于沉睡

一条木桥 沟通
鹅溪族人和
白云湖庄灯火的延续
啊桥！看落叶的黄
两庄长长山路的蝉鸣
年代终历久
小野猫的脚步发不出声音
星月的微笑静美在北极
当雾中的鹅溪和湖面
不成一画家笔下的永恒春天
腐蚀的木桥被拖弃在溪旁
最后
桥不会惊醒沃土中花朵的
坚贞

一九九三.四.一 双溪岭

千河之乡

在机上，往下看，有许多弯曲
的小银溪偃卧在小福州旁；噢
！我心中的千河之乡。

千河之乡 乡之旅历
收获蜜糖 悠悠向绿洋

有一唐人 不与长辮商酌死亡
遂远走他乡 赤足来访
从此入驻 园子明朗
乡人响往 来投共建星子
之窗

野径终于禁囚于昨日
星月定期登华岗
非再是过客 以乡子之姿
不再苦诉无 饮芳醇此始
在河之左旁
青山里
姿立一座雕像之光芒

一九九三·四·一 双溪岭

文化污染

西山日落 海棠
沐于太阳衰微

鹦鹉的土话 流传于
一府库的春天 遂有人
以神明迎迓 载样学旁
不再雕绘祖先的侧面

遂族魂圆寂于鹅江
或自以客迁以求超越
另行编一部南方字典
图据后代心灵 以文字
复兴 取代唐代的明堂
毋再与仓颉商酌存亡

一九九三.二.二十七 双溪岭

答腊树记挂我俩（歌谣）

——年轻客工情诗

我住在板廊
离开你很远的地方
我很惊慌
怕你有一天不认我做情郎
我远走他乡
为生活求存亡
你不应该怪我去流浪
我有年老的爹娘
和你爱我很坚强
我愿跳入鹅江
为你为我爹娘
我单枪匹马闯
前途虽茫茫
我却努力把事业创
愿你不把我忘
门前答腊树记挂我俩

一九九三·二·二十二 双溪岭

我在美里长桥呼啸

美里长桥！ 遇你
是智 尤高于一切
海风 把智慧开在
天地与人间 没有
忧愁的舞姿超越
现代 没有人欲要宣告
你的
死
亡

海和风！ 你们孪生
不夹我于其间 因我如鹦鹉
被放于笼 社会给我的笼
你俩拥抱我 我很惊讶
因我对昨日贫瘠的
吟唱 曾在子夜雨后的怀中
惊慌 你俩不应该让我
缄默 使我睡意
死在罗马人造池的暮夕
引我去赏月华 灵智之
泉源 不凋零若
艳荷寂寞地在墓园的
陌径旁沉睡得很美丽

三人同行 引以呼啸
缄默已亡 引以澎湃
不陷入泥沼 流沙
偃卧在外星的野径
我们不困倦于逆旅
共蹶足去访
一完美的黎明

一九九三.二.十四 美里

空间没有死亡

微风的存在 留下
了一地凉快 在河
的满月之乡 水流
过饮雀的无名湾
青山的顶端红如烤火
自镇的西沿撩起
——枯叶没有言语
把挽歌归于自然的解脱
不须到渡头去等我
让你匆匆地穿过
必须穿过 在川边的
一条陌径 那个夜晚
看着
腐朽的桐尸投土埋葬
不用彷徨 果若彷徨
没有古寺让你我去当和尚
河面浮雕月光
把花束揉于掌
月落日醒 且卧在青苔上
哭过的、恨过的、爱过的
空间没有死亡

狮舞

不以过客 绝迹于
南方 在亚洲外的儿子
怀中 选择无黑夜的帘
以詹乃树之姿 飘至你
看街的窗口 化为
一朵市花 饰以不朽

的传统 带来一种
铸火的族魂 登诸神
仰慕的南中国海外围
置身于街市村镇
头部和身畔延伸至
一株长绿仙人掌于季季

一九九三·一·二十四 狮岛初稿

大坡OG这条街道

新的历史 掩盖了
克罗士街的存在
有客人来 告诉德士大哥
载他去OG
大门一开 拥进去
人们双眼露般的春节已来
虽南方没有一点冬雨
但人潮却没退去欢乐
眼神如月起
颜色、品类、款式
随人挑拣 荷包若载负
各种各色的舶来品
酒类 直到街灯喊叫
假期 也街边的苹果
并不发出忧虑的腐味
够了 够了 一袋袋
塑胶袋那招牌的现眼
购物者似在皇宫里走出来
自骄感 如烤火过后
心跳的霞彩 而天桥
依旧 它夜夜梦见陌生者

的脚步声 而怀念未遗忘
一贵妇携带小孩踩踏
它被建起的压力
秩序井然 一排人龙
等待租车来载返
春日像花斑马 带人
奔跑 驰在
银河的街道

一九九三.一.十八 新加坡

芋头

绿叶接受天地的华美
啜饮雨露以求繁殖
嫩叶青葱，老叶隐退
当老叶枯化，下茎收益
以椭圆形之姿傲示旁类
当所有叶子病逝
芋头成为桌子的华贵
但芋头的牺牲，有谁会去理

一九九三.一.十一 双溪岭

响尾蛇

尾巴舞动于空间
响声遍及山林、小路
先警告，再寒暄
闪开；不以伤人的意图
奔向自由在南面的高原
不犯人以钺毒
人不侵犯以保全有缘
相见

一九九三. 一. 十一 双溪岭

辞虹

灵山之静默
若我之静默
安坐磐石 我若
磐石之追求 追求
稳定而无阴影自谷底升起
群蝉拨弄琵琶 琵琶声
若一株抱智慧的柚
柚子甚大 若我心脏之大
但毕竟成熟 垂落
于我心的座右铭
南方是我指南针
暮夕 有诸多的奥秘指引我
故有必去 必去寻求灵根
灵根邀我游于黎明
当萤火寂化于草际
沿山径而行 看虹埋葬
一方之白昼 我七情
共灭 惧怕虹垂落于我肩臂
来日拒绝选择此夕 而正将
金鸡莅临 年岁倒移
属于我的 且抚触我

遗忘昨日
辞虹去
记取来日之始

一九九三.一.十 双溪岭



鹅

你
一副善相
若庙堂的塑像
但言行不一致
心中也藏秘
用鸭的反语
表示
你有崇高的格质
但鹦鹉识破你的意向
十足像这世纪末
临门不敲木鱼的
和尚

一九九三.一.九 双溪岭

辞月

唱吧一首歌 歌声
压倒海浪吟出的苍凉
海边人习惯了 海浪
不会在他们的心中扬起学问
没说声拜拜 我这个异乡人
木门外 木门内
听来人存人亡的不朽悲剧
长记心头 一个〔拉尾〕
被钢锯破成如他自己欲要锯开
一块板料为二片的愿望
他的后人如何 寻梦的人

已死去 生活如冬雪
压断树枝 想贫穷的日子不在
建筑在城市的梦幻之窗镜
或许会说 不再是灰色的季节
夜晚晚年轻 太阳朝朝年轻
但人岁数终会苍老 没有四季
在南方 只见树叶和雾结成茫
有几张脸 已笑过 已哭过
但眼睛看不见嫦娥飞天的方向

若常守默的军官 不发号令
故常有野鼠和山狸出来作长工
没有疲惫 但人已像铜像
欲挽回命运 去学黑熊逛旷场
它尝过迟迟日落的凄怆
黑暗和未知拥抱 有人行于
有人彷徨 裹敷他手脚的刀伤
携带自己的苍老 守候啼鸟
和一群飞蛾在射灯下流亡
我今晚辞月 做月去死亡
因为伤过一次 会另有一次的
再伤

一九九三.一.五 双溪岭

风和尘世都落寂了些

我诵读黄昏的凄凄切切
故有李清照的词蜗爬于我胸臆
村落的一松林横出多少鸟语蝶雨
星儿抓去谱成五律七绝
饮唐人茶吗？茶在神州的武夷
故想吃葱的离人还在暗晦的季节
风又起吹了，如一年轻人去远涉
而我苍老的脚印却和落叶接叠
有一座黄岗，恒在午后的冬至
祈望太阳降花而融成一个美夜

若月是歌手

不聊一则故事 故事或会伤人
故事后面有面具潜藏的笑容
不去捉迷藏 成年人易为小孩子的诞生
是故迷藏后面有无法解释的懵懂
无须去追究 事实已成终程
终程激起涟漪 就让涟漪化为尘
无须记恨 恨是一株仙人掌
在沙漠里 它根本就被鲸鱼遗忘
无须记情 情若磐石忘情
它不会回头追求你的憧憬
回归人间 不歌一曲怨
若月是歌手 缄默的歌毕竟悠闲
生命的复页 不缀饰于树梢
学芙蓉常驻 不露一丝白色的微笑
捕捉自己的影子 有长有短
就让短圆寂于非遁世人的门栓

一九九三.一.三 双溪岭

一曲古老的树风的超哲

千年之吟唱打动了山林
山林的孩子们舞一曲狂歌
狂歌非在朱门内凝定
定情于陌生客的缄默或悦乐
乐于拥有华，拥有静
静于变易中寻求暮色
暮色抱有自己超凡的足印
足印留痕于不朽的热
热情的山猫曾服役于草坪
草坪突出一高岗的坎坷
坎坷的命运浮雕出阴影
阴影里没有人欲要走的沼泽
沼泽在寂寞里呼唤海滨
海滨聆听一曲古老的树风的
超哲

一九九三．一．二 双溪岭

街

人士，人士
行
于云下的廊里
一季明艳的初
微笑是种子之始
款步以谱
你我的背影无忧郁
的
紫

一九九三.一.一 双溪岭

暗自是明

曾经有人去寻觅一条幽径
幽径自点燃生命而变为轻轻的秋
秋季在南方没有典型
典型的季雨追踪啄木鸟的高楼
高楼欣赏深谷的宁静
宁静的宁静叠为一个山林后
山林后的境地抑或是一台明镜
明镜是林中暗晦后的窗眸
窗眸掀开后引领
一群族人去斩棘、垦地；筹谋
筹谋于狂风的晨后而开发佳境
佳境、青山、小桥流水悠悠
悠长的路、屋子、耍天的菜花金
金黄的太阳描摹一族的驻留

一九九三.十二.二十三 双溪岭

没有心跳

坐于巨树下 我羁上
这树曾经有一度翩翩耍风缄默
细雨中 那不会惊起我心中的海港
不忧郁些 挽雨靠树的甜蜜的寂寞
在那遥远的草莽
草神是我唯一的娟带使者
差来鹁鸪 雨水浇在它唇上
身上没带满溢叹息的寒落
秋末本来就有的 但却难忘
去年我们曾共同去追逐墓园的陌
一种情无须燃烧 燃烧是毁灭
也无须记忆 记忆是一种烈火
梦境的古林 片片落叶
落叶成祝贺卡 予我以快乐
人为的作为似一滴冬雨
记人无心在 汤圆般的掌磨
当醒来 掌盈花朵
没有心跳 但淡了
下
去

一九九三.十二.二十一 冬至

守门人

虽苍老 不动以苍老之姿
虽生命彷徨 但不彷徨于
时间劫掠了命运的莲叶
在月光慢慢地走来初唐
一片升平 踩死忧戚
的昨日 以烤以炙
并未起火焚毁身上的衣裳
不任痛苦爬满胸臆
年轻时爬山过岭的步伐
鬼子年代的腥季
都偃躺在秋千架下
应该笑 笑以能学
企鹅 第二天
看尽人潮的狂风
看尽购物者手提的胶袋
不去诵读一黄昏的凄凄切切
不怒怨生命的变形如斯
当灯火熄灭 大门喊息
把年青时的悦愉抓回手心
再驻原位于去日的
一个站卡

[>] 型

9 9 9 只异鸟 守护
一座黄岗 黄岗如此需要扶持
神话中的传说
领人去 学习异鸟的传奇
有 1 1 3 人 在星期五
在明朗的星下出发
当作远足 饮雨啜雾
团结一起 欢畅之芽，
把真诚的意义不结束于险路
把危艰的歌唱赐予绿叶
一个傍晚 一个近午
烤火 渡过四周兽痕的夜
梦不剥落 没有丛林的小径
踏出一条路 路甚广
广以再可行走 2 1 3 人

神奇的神话还驻在
虽有星月的亮光留在河面
异鸟的雄姿还犹如神差
也一个午夜 也一个雨后林间
不过 团结魂之曲

死于落叶和浓雾之裙裾
然后 有14人结队前去
然后 有4人带着病态跋涉
广阔的路 打回原形
易成一条小径
然后，只有一人
赴黄岗探奇
小径易为0.009公尺
以
后
小径易成[>]型

一九九二.十二.六 双溪岭

低首缄默

不知打从甚么时候开始

我学会

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行人

吐口水

把芬香的土地

吐红了一小部份

我如此恶作剧

直接影响了衰老的黄昏

只有亚热带海里的玳瑁

了解我心中的秘密

由远方慢慢爬过来

对我说：

你这苍老的苦行僧

要有苦修的行为

要不然，念经敲木鱼

多此一举

我低首表缄默

向西走

欲寻求

一块被人遗失了的十克足金

拾到了金，外表不再赤黄色
把它挂在床头
价值虽高 但
黯淡
我的心
萎
折

一九九二. 十二. 一 双溪岭

温馨夭逝

舢舨航前 惊吓了
一对刚争吵过的水鸟
残阳还未辞退 凄美啊！
一座远山似偶然降下
在河面上化为女娲
缀补缺了口的河神文化
旱季倒移 外囚的节令
疾风选择了微雨作同伴
啊！异乡人 外乡人
在水中央 坐舟以危
不点燃灯火 然燃一舟温
试让过去的一切温馨不焚毁于梦中
但叛逆原是爱神之属性
故水上之恋曲 夭逝于雨后
玫瑰花赠送予河神之空洞眸子
虽人将依然守候
但未死的一句话将永远不羁留
毕竟菱谢 如河面浪花
一朵又一朵
恋情水不驻
外乡人在啜泣
虽舢舨愿荡一首摇篮曲

台北的冷风

冷风栖在雕梁上 红红
红红的 湿润了些
倚着栅栏 我身也潮了些
有客从小门进来 [止步]
于一座没有雾露的夜色的虹
只有夜深的时刻 当知晓
也曾这样寒过 在北方
或在南地 若一只被射落的白鸟
虽曾飞越卡拉哈里沙漠
留下的足印虽曾惊布咬嘴的骆驼
冷风从前面污河袭来
昂首而不曾迷失自己
也有冷风往南驰去
风抱着小雨 而这是秋风
尘埃扬起 秋、冷风和我之交
在星光下我要它俩载负
在那广阔下的蓝
试让我守护着
甜蜜醒后的落宿

九二.十一.二十四 台北圆山饭店

冷眼的冷

休息了 于茂茂的林间
即使风雨来 也在白天
罚站于树枝 是一种特长
盼望 日落而西
月接替 黑暗在林间徜徉
机会来了 虽生来在白天盲目
但在夜间眼睛闪亮
多伎俩的野鼠 喜爱在夜间
游荡
招摇过林 放肆恣氓
觊觎盗吞
你好友匿藏在暖窝里的
自由球
它们即将要爆裂出
一群不受约束飞翔的健将
不过 你的眼睛生得出奇的冷
目光炯炯
冷
一种天生的侠肠除夕的冷

小红花的泣

温柔出自东方 望穿
秋水 没有来自
莎士比亚笔下的黑女郎
修长的阴影 是松树
投射一句光彩夺目的警句
十月雨
茫茫凄凉 危坐以决
无太阳的七色投以时光
黯淡的 三色虫
委缩了潇洒的步姿
唱不出 去年的月夜幻想曲
点点冷 小花上
欲泪 静听雨豆滴坠
荷叶如何残破
深山呼唤于缄默
无意漂泊于孤岛
但在现代的抱雨山庄

一九九二.十.二十四 双溪岭

危屋与我

我的小脑并未想旅行
你是不会远航的古寺
我俩比邻
都似站在崖上
享受必须来临的夜
而夜之歌

华美了

南中国海之雾

——郑和曾经饮啜过之雾

但郑和后人却竞争做老三

——看那墙壁的告示牌

是欲歌不能？

只想强颜常驻？

故只好学我俩

坐于群山之间

开门望山

一眼之畅

喟叹真实的明朝

白昼的路转幽暗的小径

于是有人飞越过爱琴海

欲寻索迷失了的黎明

满庭的南方橘似在明朗中

但是远方的断垣
未必偃卧引来春水
而必或是似必
能否助苗一株蓓蕾

一九九三.十.二十 双溪岭



胡姬花

庭院深深
在你花圃里
吊我于大树旁
以此树作我伴侣
噢 它那结实的胸膛！
我展开舞姿
美化你大厦

我畏惧你女皇式的豪华
庭院中
往常来的均是高官富贾
而你怎知晓？
我祖先原是深山高士
以清雅之气质感化旁类
你拥有的缤纷颜彩
我颇难接受
华灯下
朱门内
酒
肉
臭

一九九二.十.十九 双溪岭

阴影

黄昏已经老迈 暮色
甚同情你们几位过客
佇候于下雨之凄迷
虽谷底间尚有夕晖
徐徐地

升起

但欲语不能 缄默
记载在篮花瓣上 一段故事
随风 随雨
自十月的阴影中同蟋蟀同奏
虽曾共享有月的一些明朗
虽曾暗恋过移步的山地女郎
但厂廊间
是一排豪华之囚室
即使黄雀安排阳光
即使白云散播火种
有没有施惠之人？
同情你们欲迎接将来的岁末
或尚有山地女郎清澈的歌喉
燃烧你们对工作的热忱
但续约之聘
尚是一层阴影

渡头未梦断

多少离情别意
借酒愁 明日尚有一个暮夕
暮夕复暮夕
年年月月如此过去
渡头望断朗日
头顶上星月微微密语
人间独我浮雕醉姿
过客的脚步声俱未寂
渡轮里画我款款情侣
不属我 而我也无羽翼
今夕飞渡关山 横越海堤
我的期待就此终止
不再种流浪的诗
不再囚禁于户外的暗室

多少离情别意
借酒愁 明日尚有一个暮夕

一九九二.十.十四 双溪岭

冷姿

好多年后 或者
这种非箭创的伤痕
欢庆于一场雨后之再诞
现下 且让
自己走向旷野
且行载歌
迎椰子树影子的暗淡
偶寓一危屋之月夜
于是梦见
在一夜间 有紫罗兰
和茉莉的芬香
在乌苏里江湄女郎
的怀中 势必制造
伤别和月缺时于暮春
始是因
终是果
和尚和尼姑所念的定形
这样 失去自己的世界
在望中 一切颜朽
连窗铃也缄默了的
于是在日常生活里
浮雕自己的冷姿

油城电星大厦

以一驻星之亮
带引
前无来者 诞生
于岛屿之北
故有陌生客说：
望一望 恒常
它若穿锦裳的一姑娘
为行人
预测方向

燃一厦之燠暖
温一厦之柔语
遂凝定
不使人去作沉思
你来 我去
惜别于欢娱
购物 饮喝
爱恋栽稳在
完美集于一身之大厦

岛北之一的豪彩
不负岛神之爱苗

不为休息后放弃舞姿
明日它又会再如此圆
在望中日又已当空

一九九二·九·廿二 美里



啞薩頌

——致一文友

又是啞薩成熟了，我以啞薩
贊美你，年輕人；好的種子
永遠栽培下一代好的種草。

以世代之家 啜飲南風
——南風之沉默俠魂
永駐止于此 家在南方
形若雨傘 蔭庇子孫
綠青常駐 雖經歷風霜
亦有狂雨午夜 但不遠遁

結子成串 團結以示
橢圓形珠子 黃之外皮
肉分五片 脆白干爽
入于口 汁有蜜糖之芬香
你之皮膚 世代色黃
視其團結 手中之啞薩
一種好種草之文化
而你家亦在南方
乡土芬芳

年轻人 哪萨给你指示了
方向

一九九二.八.卅 双溪岭



犀鸟的终程

悠
然
的
若一朵看岗的停云
凝定
于两树间浓荫
守候雨后小黄花的金
再诞生
驻止此处
前曾引羽越过风之叛逆之危途
神选举了节令
丰收一季
遂酩酊于
睡意浅浅 小寐
下喙
涣然的终握一把逆境之顺
不再迁易求旅
天空的蓝
撒下无可数计的春
于一泓
湖
水

群鬼之愿望

夜以鬼火之星眸
以后 转视林中
偷窥 所以不走
属于它 爱恋自
浓雾搭起 不燃焚之
昙花台 以供以奉
一群鬼 曾叛逆
神之 意旨
自去年被囚 今晚
赏花能 并和但丁
聊闲一则 以佃以渔
往事 但最终
将至 逃逸
因以阎罗王妹之孤性
随不派来 锺馗
但她噪韵 不会隐退
并无须催促 虽满载
雾光之 颜彩
但却不能立下一个
愿望
一个月后在昙花台

合力筑一四色巨花筐

一九九二.八.十三 中元节



恋一夜曲之懊悔

淡出一季之可怜
在那山腰之可悲
是夜燕唱出屈原
不曾到过此地
摘一树枝当拐杖
有人这样讲：
何必争执
 山有山当家
 水有水执管
 岗有岗杈柄
于是山头一片苍白
流云唱出花非花
一野鹤衔去了草根的思维
我恋一夜曲之懊悔

一九九二·八·十一 夜

雨夜独语

若一塔钟楼之寂寞
若一座乡村空屋之静驻
雨以浆声锁我
自囚于室内
藏书不恋一曲探戈
书桌饮啜沙漠之水
季节以易迁之姿
令我若失恋者守候使者
选择此夜
与电视机共存
看亚洲人争一口气
金属之吊环
以灵之默契
挂在胸前闪烁如云母
也似属于我
雨夜我独语

一九九二·八·四 双溪岭

答腊

不以取众炫目
不以鲜艳突出于旁类
老实地受天地邀于露宿
晨光中现一坡之绿翠
开花结果
把生命精华制成诱惑
山地人家之果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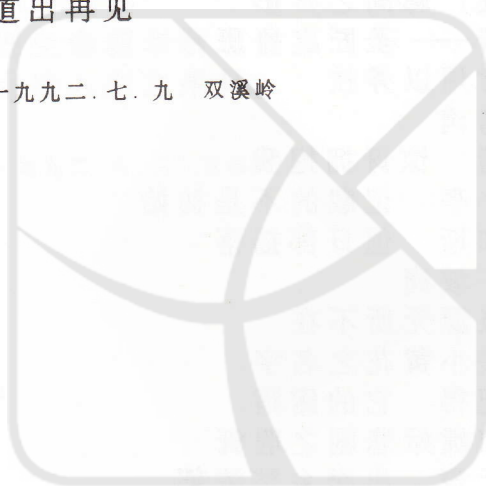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二·八·二 双溪岭

二路之间

以生存之求悦
故求易以迁
于二路之间
我梦见自己还未消逝
于是追逐画廊间之月影
他曾回音——圣匠之鲁班
教我恒常用以斧技
劈柴以烤肉
七月初晴 惊讶拥抱我
款步至小亭 记载的不是初始
单独虽如斯 但日郁摇落
拾步登午坡岗
诗智之泉源无所不在
不曾挥去小黄花之名字
恒常都记得 它的露宿
非是羿和嫦娥悲剧之瑕疵
不展向无定 出卖乡愁浓郁
以迎顺之姿
长林里 有若海洋之辽阔
虽无霓虹灯舞一曲芭蕾
虽无灯红酒绿以幻侣燕双飞
但遇子夜之曲是悟

于二路之间
属我
年轻的雾
不以陌生之楚语向我
道出再见

一九九二·七·九 双溪岭



巨风

吹倒树的声音

被选举的季令
潜藏于火山的深处
不分明的意图
派遣它的使者巨风
以哭声驻留
以忘情之呼号
 无佛子之慈
 无十字架之子之圣
就这样的笑语不留
载重载量
以旋 以转
让那棵被山露梳理过
让那棵被银溪装饰过
自谷坡上坐生于尘置的逍遥巨物
在地面上展开一悲剧
投地迈向沉
由寂寞的北山响起
再制造广岛原子弹之音
它遂静卧而笑语灭止
读冰了
一群小树之座右铭

红毛丹的丹

红毛丹熟了 红红的
以红对天地
代表一片丹心
以文山之气慨
[一片丹心照汉青]

培养子核以白
纯洁无比
后代之儿子
个个对得起
天理

一九九二. 六. 廿八 双溪岭

给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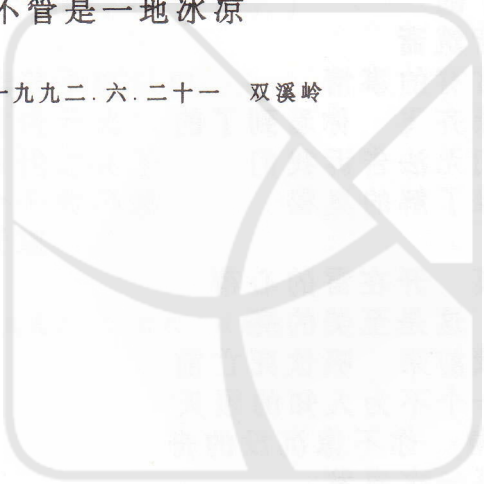
你欣赏过
谷底风似耕犁的声音
去年你曾与狐狸对吟
转瞬即成一层层阴沉的日子
你受够了的
也在我苦筑斋
冷林边常有的事情
雨来与燕齐飞 你看到了的
飞向人们无法告诉我们
这是很难了解的奥秘

不以冷漠 开在雷的心蓓
虽不响 这是至美的亮
故有飞蛾前来 啜饮死亡前
以传说一个不为人知的毁灭
天地一角 你不像沉没的舟
并不是第一次出发
继续在黑暗中 和日月
比赛 烧着一堆若如松火
引导野鹭不沉落在古潭

不以挽歌 垂问六月天

红歌联选
的树叶 虽未走过瓜田
也不作赶路归来的征人
以隐退 不越过小道羊肠
不管是月已西沉
不管是一地冰凉

一九九二.六.二十一 双溪岭



侠隐村·双溪岭

(这村落之恋)

然后再决定
来到小溪崇拜的小亭
然后卧下 惊起一群早到的麻雀
胸中有指 指向海崖
郑和终古难忘的传说
胸中亦有一团火
头顶上莅止天空的红霞
耐心地等待一场小雨来读海滩的一张脸

然后回程 驶向村的心脏
夕照柔柔 椰树园的青丝并未撩乱我
在黎明前的承诺
然后坐下 村落里唯一的华人休息厅
熟悉的店东 来一杯熟悉的咖啡
咖啡醇醇 不停地想起一对对奕者
不曾寂寞过 昨日的昨日如今日
必要的时候 倾听日落后的安危
而不再忧郁些 避开不如意的收获
然则会有笑声 一角台之畅意
昨日的困难生活沉没

然后归返 饮啜村风之侠气
第二个星期 越村北行
两旁住户 离开秋的遥远
满盈的金黄花场地 无蝴蝶
的泪花鼎盛的夜晚

虽有睡眠 那是必要的
但胸臆藏川流而无去意 只因
侠隐村 有蝴蝶的彩衣不辜负我
故不荷霜流的重量
我不再去想像
星月在塔里的寂寞
风和岗的对话里
我没枯槁
也不作苍老的手势

一九九二.六.二十 双溪岭

致 落在海上的夜雨

在这寂静的海边，只我一人
我和你讲一些话。

你脚步踉跄 很不稳定
一低首 二十世纪末
你我齐为一种空虚的静而心疼
假如没有一种由南方至北
吹上了的一阵风
西伯利亚西北的疆土
不会在地球上除名
你这又再诞生的婴孩
(年年有死亡的命运)
看到了世事的多变幻
当雄鸡的啼声
咀嚼绿叶生命的流亡
米字旗国的日落 又传来了
一个女人为挽救婚姻
不惜暴露宫廷的阴影
当鞭苔和斩肢的痛苦流言
在风暴中还未逝去

又很不偶然遇到风浪
全世界都听到
以一个霸字 伤害
全世界
你不笑了
我也不笑了
你正在淌泪
寒风的心影
很难在地球上化毁

一九九二.六.十八 双溪岭

我非树上的秋叶

我的铁鞋擦石
不点燃人间的鬼火
于是萤火虫不诅咒我
嘉许我种植信仰中的神秘
我拥有初恋的六月雨
三更后 我并不觉得
 万籁俱寂
何况有树的影子
不笑我
 夜归孤独
更来「吃蚊之子」在屋里投宿
上床后 唯一的旧梦
 不在夜阑时破灭
我不想做树上的秋叶
掉落时没有美丽的灵魂

我的铁鞋擦石
不点燃人间的鬼火
我拥抱着村夕的安详的呼吸
学习流萤长夜寻
 寄
 诧

醒了的

1/2 x1000 年的老树

进入了深林，我们看到一棵
老树。我们感觉到它晓得我们的

莅临和意图

它一生并未避开
日落后
留下一山的冰凉
身左身右
一群成长中的小孩
如夏天的时候，它要它们去想象
不传来题在坡上
一切的轰隆声若老者的喧嚷

脚步声来了 还有
四个轮的人造骆驼的移动而播出
林忆莲忧郁了些的曲子
每一阵风中有一声
侵袭孩子们的脑袋的冬雨

有个人提着钢做的长巨鲨齿子
有岗上滑落
努力为生活求存而要打开的小门
霹雳的消息
今日传开，将满山的惊黑涂抹过

钢铁做的巨蜈蚣型的工具移动前来
让它穿过
孩子们青浪的翻伏处
虽吼声在十哩外
将要暴露的惊
醒了的
1/2x1000年的老树

一九九二.六.六 挪威森林

六月雨 我的初恋

[一九八四年六月有故来此，最
初邂逅的是你]

你又来了 我的期待
日日未终止 自遇你
之后 天天不如此短
木桐场的空气
散布着予我吉布赛女郎之
舞姿

你的乡魂装饰于朦胧庄
一如我 子夜时森森冷然
但语声没有悲剧之逻辑
虽任岁月之光华如何暗淡
虽任疾风之浓如何震怒

你若山地人之后裔
我若冷峻的乡野的石膏座台
尘念未俱灰
六根未共灭

你流浪于山谷中小坐
我被寓扇的苍绿的屏风环我

你来自菲律宾吕宋岛的海岸
我来自南岛岩石之旁
重逢时不以怨怼相向
我期待你 雾去后的八载
虽同属被囚于另一种囹圄
苦坐之生未圆寂
我们眼中的忧郁
不甚浓

一九九二·六·四 朦胧庄

天涯有个倦容

——给 Y M

海滩几度清冷换潮
南岛多少草长雀噪
夕阳下，无寒天的日记
你尚有话，正炊烟升起

银树犹孕细雨
碧月残缺后初愈
还有清风浅唱于平原的眉梢
惟燕镇的果树和街道
你我紧记不顾一切信仰向它们
寄语

檐头燕，几度南迁北返
徘徊于愁雾低罩的小桥
摘朵野花，犹记你小手的轻唤

苦的滋味只有受苦的人才明了
梦的冷醒徒然消逝在梦里
梦断云山，你在冷月的怀抱

剧忆临别前无乌云满布的暮夕
飞渡南中国海
归来后
渡头独我伴日影渐瘦

一九九二·五·二十九 双溪岭



重游长桥

——给之一·青青

小红花簪我以诗采之烁烁
——生命之颜彩
海边的树浴我以蝴蝶之脉络
——生命之可爱
不必为自己酒后酩酊而辩护
总之
曾经抚摸过栏干之呼吸
若我今夜之呼吸
在三年前六月之后
一切盈满

三人行 虹辞后的阳温
一切盈满
阿女为我拨取一撮发丝
置于栏干之裂缝
阿儿为我清除鞋底之污泥
垂于桥下潮浪之胸臆

桥灯是我心中电话
我讲了 并且把沉沉的亮光放在手心里

把玩 我赞着它
沟通 心如闲云出郁
这五月之夜晚
没有凄厉之暴雨
没有载荷重量之云
把手巾抛给白浪
若我飞越南中国海之航者

不出售记忆
长桥是我赊下之伴侣
不出卖枯寂
足声埋藏在桥下鱼虾的喋喋和欢唱里
你俩的衣风
题在长桥尾的笑靥
我不若一株藤 在暗淡的季节
桥头为我描绘 南中国海之
星
云

一九九二.五.三 美里长桥

在镜面栽植仙人掌

我想寻日做的床
巨鸟羽毛描绘的荷塘
于是我寻到林外的西溪
没有寻到自己

有人成群结队向林西
开始觉得，他们夹在，
多少木梢枝妙的交换眼神中，
蟋蟀的齐奏不是相思的种子
绿意的深丛里
一样众声俱未寂
未终人间的恩怨当月圆于花丛

像莲花忘记黄菊
像星星忘记雨丝
各抱怨在心头未写个「记」字
于是在归途中寻不到自己的
影子

转个弯把阴间里的鬼火
放在心扉充光亮

在恩怨的镜面栽植
仙人掌

一九九二年，四，卅 双溪岭





作者简介

林下风，原名日新，一九三四年末生。工作于汶莱，寓居新加坡。幼年接受英文教育，成年后才开始苦修中文。著有《捉风尾的冷冰》，《玩星》，《锁在雾庄的忧郁》，《羽岛独行》新诗集。诗作品常散见于东马华文报章文艺副刊。